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菊香漫古城

史保民

金秋十月，我們一家人從河北邯鄲驅車回開封。行程近三百公裡，車窗外是華北平原黃澄澄的莊稼地，田間收割機轟隆隆響，鄉親們正忙著采收玉米、大豆，滿地都是秋收的忙活勁兒。車裡擺著一小盆黃菊，淡淡的香氣若有若無。越靠近開封，這縷菊香就像一根細線，牽起心底對故鄉的惦念。

第一站仍是龍亭。下了車還沒進園，就看到街市上形態各異的菊花，十分耀眼，人流車流已擠滿午朝門。龍亭大殿在陽光下高高矗立，顯得格外巍峨。很多人看龍亭，只看殿宇；我更愛看它腳下。開封人常說「城摞城」，龍亭一帶地下疊壓著唐汴州城、北宋東京城、金汴京城、明開封城、清開封城。黃河一次次漫溢，城池一次次被泥沙掩埋，可人們總在原址上重建家園。這堅韌，正如同秋菊，霜色愈濃，花開愈傲然。

今年，龍亭公園是開封菊花文化節的

主會場。開封種菊、賞菊，自宋代就成風氣。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記重陽：「九月重陽，都下賞菊。」

那時東京酒家以菊花縛成洞戶，士庶登高賞菊。如今菊花已成為開封市花，自1983年首屆菊花會到今年已44屆了，龍亭、清明上河園、中國翰園碑林、城牆根、街道上，處處是菊。金黃的、雪白的、粉的、紫的，一叢叢、一簇簇的秋菊，就擺在殿前、石階旁、廊下。有的花瓣層層環抱，似老者舒展的掌紋；有的細長垂柔，如同汴河邊輕拂的柳絲。風一過，滿園都是淡淡的苦香。

在景區，前來觀看菊展的人接踵而至。我一不留神和家人走散。拍照時不小心踩了旁邊一位老人的腳，忙道歉。老人一口開封話：「沒事兒，人多，免不了踩鞋碰腳。」看我自己舉著手機，他主動幫我拍了兩張。他笑時眼角皺紋擠在一起，像一朵開透的墨菊。那一刻，我在人群裡

又聞到了家鄉的暖。

中午和家人匯合，簡單吃過灌湯包，便前往開封清明上河園。園子依北宋《清明上河圖》而建，樓閣、虹橋、汴河，一進門就像走進了一幅宋人畫卷。汴河是開封的魂。近年州橋及汴河遺址考古發掘，讓千年前的汴京河道重見天日。園裡這條汴河雖是新修，水卻接上了古城水系。我們登上一艘畫舫，船工是位本地老人，穿宋式衣裳，一邊搖櫓一邊講：開封因水而興，也因水而毀，但開封人沒走，城也沒毀。水退一次，城建起一次。畫舫從橋下緩緩穿行，水光漾開，岸邊一盆盆菊花向後掠過，好似給古城河岸鑲上一道溫柔花邊。

沿著花徑慢慢悠悠走著，菊花伸展腰枝，競相綻放，菊香忽濃忽淡，緩緩漫入鼻腔。我正被眼前美景吸引，忽然看見兩只金色蝴蝶，在花叢裡上下翻飛，翅翼上沾著細碎的陽光，亮閃閃的。我屏住呼

吸，掏出手機想定格這份美好，它們卻倏地散開了，一只飛向遠處，一只隱入花叢中，只留我舉著手機站在原地……那一瞬間，我好像回到了那個追著蝴蝶跑過田埂的少年，風是甜的，時間是慢的，家鄉還是從前的模樣。

園中的繡樓上，俊俏姑娘正拋紅繡球招親，吸引台下不少游客，伸手等著搶。我也跟著湊起熱鬧，沒成想繡球不偏不倚砸在我頭上，剛伸手抓住還沒捂熱，就被旁邊游客一把搶走了，大家笑作一團。不知不覺間，已是傍晚。

往回走的時分，早已聽說城牆邊上道路修得敞亮，沿途景致好，我特意讓車順著城牆邊上走。原來這裡棚戶很多，路窄會車困難，如今城牆邊的棚戶已拆，牆根下還修建了公園，每天有人晨練、唱豫劇、跳廣場舞，菊花在青磚灰瓦之間盛開。開封的變化不在口號裡，在眼皮子底下：路順了，水活了，城亮了，人願意回來了。

月色漫過車窗，古城的輪廓在身後慢慢消失，想起龍亭地下層層壓著的故城，又想起滿園裡迎霜而開的秋菊。一座城、一叢花都深深地扎根於泥土之中，經受風雨，生生不息。等到明年菊香再起時，我還要重返汴梁。赴一場菊的盛會，也靜靜品讀這座古城，怎樣將歲月沉淀下來，把尋常日子一層層綻放出新的光彩。

露染秋色 醉美山間

姜佃友

為了欣賞蒙山秋季晨霧繚繞的媚姿，我們選擇傍晚抵達蒙山腳下的雲蒙山莊。翌日一早，養精蓄銳的我們便以朝拜者的身份，站在了蒙山國家森林公園的大門口。此時，晨曦初露，薄霧繚繞，蒙山正從寒露的懷抱裡醒來，薄簾中露出一絲恬淡，惺忪中夾雜著半縷嫵媚，一副欲語還羞的撩人模樣。

寒露，是二十四節氣中第一個帶「寒」字的節氣，意味著秋意漸濃、寒氣漸盛。剛睡醒的蒙山，被一層薄薄的秋露所覆蓋，草木上凝結的晶瑩露珠，於晨光中閃爍著清冷而溫潤的光芒，似乎在訴說著深秋的靜謐與深邃。沿著山間石階一路前行，一處又一處勝景爭先恐後地在我們的瞳孔裡綻放，激起心湖的層層漣漪。颯颯秋風擦身而過，帶走了夏日的悶熱，帶來了深秋的涼爽與寧靜。遠處高聳的白雲峰在晨霧的繚繞下若隱若現，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畫，朦朧中透著幾分神秘。

當熱情高漲的秋陽，一口口把霧氣吞進肚裡，蒙山凹凸有致的玉體漸次映入游客的眼眸。當涼爽的秋風畫筆一般拂過沂蒙山脈，蒙山便換上了一身斑斕的秋裝，在寒露的浸潤下，展現出別樣的秋日風情。沿著青石鋪就的山間小徑蜿蜒前行，腳下是沙沙作響的落葉，周圍是層林漸染的秋色。紅楓、黃櫨與蒼翠的松柏交相輝映，將蒙山裝點得色彩斑斕，仿佛大自然失手打翻了調色盤，赤橙黃綠青藍紫交融在一起，潑灑出最豐富最濃烈的秋意。

在眾多斑斕的色彩中，有一種色彩最為妖豔最為吸睛，它就是樂樹的花。《山海經·大荒南經》曰：「大荒之中，有雲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樂。禹攻雲雨，有赤石焉生樂。」其花初生為細小卵形，多枝簇生，其色為淺綠與淡黃交織；隨著花簇膨脹，漸變為深黃色；待花朵變成蝴蝶狀時，轉為淺紅、褐紅、深紅，中間為紫色，在陣陣山風的吹拂下，宛如千萬只蝴蝶翩翩起舞，整個蒙山由此變動感十足，嫵媚動人。

在蒙山，還有幾種色彩值得一提，它們不僅刺激著游客們的視覺神經，還撩撥著游人的味蕾，讓人口水生津，這就是紅彤彤的蘋果，紅燦燦的山楂，紅得發黑的酸棗，黃燦燦的鴨梨……蒙山以她嬌媚的容顏，沉甸甸的內蘊，給游客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體驗。

蒙山秋天的美，不僅在於秋色的斑斕，更在於山水的靈動。登臨龜蒙頂，俯瞰雲海，寒露的晨霧裹著松濤漫過山巒，在秋陽的映照下，蒙山壽星石雕更顯溫潤；漫步「中國瀑布」步道，寒露後的溪水更顯澄澈，清澈的水流裹挾著七彩的秋葉墜入深潭，激起清冷的聲響，映出滿潭斑斕；踏上「世界第一人行玻璃懸索橋」，俯瞰橋底層林，黃櫨、紅楓、黃槐與墨綠松柏相映成趣，盡顯層次之美。傍晚在望海樓觀落日，紅彤彤的秋陽將山尖染成金紅，暖意驅散著從山澗漫延而來的微涼，別有一番韻致在心頭。

寒露時節，亦是豐收的季節。山間星星點點的野花點綴著蕭瑟的秋意，柿子、板栗、梨子等秋果掛滿枝頭，散發著誘人的清香，為這深秋的畫卷增添了甜美的滋味。疲乏而意猶未盡的我們披著余暉走進雲蒙山莊，早已訂好的那盆板栗燉山雞笑臉相迎，撲鼻的肉香中混合著板栗的甜香，咸菜疙瘩的咸香，蒜的辣香，以及松枝的清香，霎時將飢渴躁動的味蕾安撫得妥妥帖帖。寒露微涼，但蒙山的秋色卻讓人心暖。無論是徒步山野，感受秋的氣息，還是登高望遠，飽覽秋的壯闊，抑或於山間露營野餐，享受秋的寧靜，蒙山都能給予你最詩意的體驗。

寒露時節，蒙山露染秋色，秋色醉人。在這秋意正濃的時節，不妨放下生活的疲憊，走進蒙山，去邂逅那份屬於秋日的絕色溫柔，去書寫屬於你的秋日記憶。

家鄉的秋桃甜又香

劉顯用

秋風掠過故鄉的山野，吹黃了田埂的野草，吹涼了山間的溪水，也吹熟了老家院裡那一棵棵掛滿枝頭的秋桃。在百花落幕、百果漸稀的寒露時節，當春日的脆桃、盛夏的甜桃早已退出四季的餐桌，唯獨家鄉的秋桃，踩著深秋的清露悄然成熟，在微涼的秋風裡，綴滿一樹溫柔的緋紅，藏著整座山村最綿長的清甜與溫柔。

我的家鄉，藏著一方屬於深秋的甜意，那就是人人惦念的秋桃。它不像春日早桃那般早熟張揚，趁著暖風匆匆綻放、匆匆成熟，早早搶佔了初夏的味蕾；也不似盛夏蜜桃那般飽滿碩大、汁水洶湧，轟轟烈烈地驚豔盛夏時光。秋桃是內斂的、沉靜的，更是耐得住時光的。它守著漫長的春夏，熬過酷暑驕陽，沐浴過春雨綿綿、夏風灼灼，歷經兩百多個日夜的陽光雨露滋養，偏偏等到寒露凝霜、秋意最濃的時候，才慢悠悠地褪去青澀，醞釀出獨屬於深秋的芬芳，沉甸甸地掛滿枝頭，靜靜等待人們採摘。

家鄉的秋桃生得朴素，沒有市面桃子那般碩大飽滿的身形，個頭小巧玲瓏，是最討喜的模樣。未成熟時，青綠色的果皮藏在層層疊疊的桃葉間，青澀堅硬，毫不起眼，不與桃李爭春風，不與夏果爭盛夏，默默扎根山野，肆意生長。待到寒露前後，秋風日夜吹拂，秋露朝夕浸潤，青澀的果皮慢慢暈開淡淡的緋紅，像少女羞澀的臉頰，淺淺的紅暈覆在乳黃的果皮之上，不豔麗、不浮誇，溫潤又雅致。

秋桃最動人的，是獨一份的口感與香氣，這是歷經漫長時光沉淀出的專屬滋

味。不同於夏桃的軟糯多汁、甜膩濃稠，熟透的秋桃，果肉依舊緊實脆嫩，咬下去的瞬間，是清脆利落的聲響，清甜的汁水瞬間在舌尖迸發，清爽不黏膩，鮮甜不齷人。它的甜，不是人工培育的濃烈甜膩，也不是倉促成熟的寡淡微甜，是歷經晝夜溫差淬煉、慢慢沉淀的清潤甘甜，甜度醇厚柔和，絲絲縷縷浸潤喉嚨，回味悠長。最特別的是秋桃獨有的果香，這是其他品種的桃子都無法復刻的味道。香氣清雅獨特，初聞清淡淡然，細品卻醇厚綿長，帶著山野草木的清冽與秋日陽光的溫潤，果香純粹干淨，沁人心脾。一口咬下，脆嫩果肉裹挾著清甜汁水，獨特的果香在口腔中緩緩散開，從舌尖到喉間，滿是深秋獨有的清爽甘甜，吃過之後，唇齒留香，久久不散，讓人吃過一次，便再也難以忘懷。老一輩人常說，秋桃之所以這般好吃，全是時光與水土的饋贈。家鄉地處山野之間，土壤疏松肥沃，透氣性極佳，富含天然有機質，為桃樹扎根生長、積累養分提供了絕佳的條件。加之深山之中空氣清新、水質純淨，沒有城市的喧囂與污染，每一棵桃樹都肆意沐浴自然靈氣。春日抽芽開花，靜靜孕育幼果；夏日經受烈日炙烤，慢慢沉淀糖分；入秋之後，山野晝夜溫差變大，白日暖陽充足，助力果實積累糖分，夜晚寒露微涼，鎖住果肉的清甜與香氣。

寒露摘秋桃，是家鄉代代相傳的秋日儀式，是刻在山村人骨子裡的秋日浪漫。每到寒露時節，山間秋風習習，晨露微涼，桃樹上掛滿了熟透的秋桃，紅綠掩映，碩果累累，遠遠望去，一樹緋紅綴清

秋，滿目皆是豐收盛景。清晨時分，露水還凝在桃葉與桃果之上，晶瑩剔透，沾濕枝頭，帶著深秋獨有的清潤氣息，此時採摘的秋桃，最新鮮、最清甜，果香也最為濃郁。

家鄉人偏愛秋桃，不僅愛它脆甜可口的滋味，更愛它不爭不搶、沉淀時光的品性。春日繁花似錦，百花爭豔，它默默抽芽、靜靜開花，不與群芳爭豔；盛夏瓜果滿堂，桃李琳琅，它默默結果、慢慢生長，不與百果爭鮮。它甘於沉寂、耐住漫長，在萬物凋零的深秋，在鮮果稀缺的寒露時節，默默綻放清甜，饋贈山野眾生，把最溫柔、最純粹的甘甜，留給清冷的深秋，留給淳樸的鄉人。

秋桃不僅是秋日的美味鮮果，更是家鄉人的待客溫情。每到秋桃豐收，淳朴的鄉親們總會相互饋贈，這家送一籃，那家嘗幾顆，紅彤彤的秋桃在鄰裡間傳遞，清甜的果香在街巷間流轉，小小的秋桃，承載著鄰裡之間最質朴的溫情與善意。若有遠方親友歸來、客人登門拜訪，端上一盤新鮮脆甜的秋桃，便是最真誠的款待。無需華麗包裝，無需精緻擺盤，這一顆顆凝結著山野靈氣、時光味道的秋桃，便是家鄉最珍貴、最動人的饋贈。

家鄉的秋桃，是時光醞釀的美味，是水土滋養的珍饈，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鄉愁。它沒有驚豔的外形，沒有張揚的香氣，卻以最沉靜的姿態，熬過漫長四季，沉淀出深秋最純粹的甘甜。小小的果實裡，藏著山野的靈氣，藏著秋日的溫柔，藏著故鄉的煙火，更藏著一代人溫暖純粹的童年時光。

影揉碎，又一片片拼湊回來。回頭望去，河、林、橋、村相互襯托，相映成趣，誰也不搶誰的鏡頭。

人流中，背著書板寫生的，扛著「長槍短炮」、捧著無人機拍短視頻的，步履輕盈，各取所需。這些高大上的玩意兒咱也玩不轉，卻又不甘平庸，有備而來，便架起自拍桿，換上白色大褂和運動鞋，尋得一池殘荷為背景，在溪邊拍了一套「八段錦」發到群裡，也算沒白來。

再往村裡走，才是西溪南真正的底氣。這座始建於後唐的古村，一千兩百多年來一直靜靜地偎依在豐樂河畔，像徽州人珍藏了許久的一卷青綠畫冊。這裡曾有過十座牌坊，如今尚存進士、國寶、應龍三座石坊，無聲訴說著古巷裡二十余位進士寒窗苦讀、金榜題名的勵志傳奇。它們不僅是徽州石雕藝術的精品，更凝結著傳統士大夫對生命意義的詮釋。

西溪南的文脈同樣厚重。明代《余清齋法帖》《清鑑堂帖》等翰墨名帖曾蔚為大觀；新安畫派開山始祖漸江，出家後長期寓居於此，吳氏家族是他藝術生涯最重要的「加油站」；收藏大家吳廷的舊藏中，竟囊括了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、顏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米芾《蜀素帖》等曠世名跡，日後聞名天下的「三希堂」寶璽，也曾是他家的珍藏。

老屋閣的明代兩層木構樓宇，五間三進，口字形四合院，徽州三雕一應俱全，盡顯厚重典雅；東南邊的縣繞亭，單開閣，深四應，分三柱，形制罕見。它們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與被列為世界灌溉工程遺產的雷塘古壩一起，不聲不響地將「徽州」二字解讀到極致，不是拍照背景裡簡單的白牆黛瓦，而是一代代人的傍水而居、順勢而為的分寸感。

時值深秋，楓楊林裡的綠已悄然摻進金黃。那一刻，我似乎懂了人們為何將這裡稱作「綠野仙蹤」。西溪南的秋，一半是溪水詩意，一半是燈火日常。它不只是安安靜靜地躲在大自然的景色裡，它會從村頭巷尾冒出來，帶著柿子、柑橘與桂花的甜香，帶著游人與村民的笑聲，帶著徽州人骨子裡的堅韌與儒雅。

站在溪邊，秋風拂面。不遠處的黃山在秋色裡一層層鋪開，五顏六色，交織如畫。我在想，一千兩百年前，是否也有人站在這同一片溪水邊，看同一場秋風將林子染黃？豐樂河不語，只是靜靜的流著，它見過徽商出行的帆影，見過進士及第的鑼鼓，見過吳廷摩挲字帖時指尖的溫度，也見過漸江在晨霧中鋪開宣紙。而今天，它見過我，一個秋日裡的過客，然後繼續流淌下去，等著下一個秋天，下一批人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